



陇上秋收

文/吕春文 刚杰·索木东



春华秋实,是自然最恒久的承诺。每一粒秋收时归仓的谷物,都是时间凝结的琥珀,包裹着汗水与希冀的光泽。

秋季收麦,在陇原很多地方俗称“收黄天”。

在儿时的回忆里,收割机还没有在农村“施展拳脚”,“收黄天”是漫长的,充满艰辛、快乐,也充满智慧和艺术性的。一个个劳作的场面就跟演戏一样高潮迭起,收割、搬运、撮垛、打碾、扬场,每都热火朝天,大地的“肤色”也会一变再变。

陇上故事荟

一 麦场

麦场平坦而宽广,小麦收割完毕后,秋收工作的重心就要从麦田转移到麦场上来了。

麦场应该选在哪儿?基本原则是靠近住宅、没有遮拦,随时都有风的光顾,而且风力要大。居住在塬面上的人家,麦场一般选在塬边;居住在沟谷里的人家,麦场要选在地势较高的台地上。儿时记忆里的麦场有三四亩大,麦场越大,麦垛就越“巍峨”,农人们的力量就越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开镰前的准备工作有两项。第一项是平整麦场:锄草,松土,清理杂物,平整和碾压。用鞭子驱赶着牛群羊群转圈跑,场面上印满了括号一样重重叠叠的蹄印,踩过的场面不裂缝,不起浮土,才能跟水泥地面一样坚实耐用。

第二项工作便是准备各种用具。镰刀必不可少,割麦用木镰,通常选用轻而韧性好、有一定弯度的树枝,刨光,将一个木片打磨光滑,钉上铁卡钩,牢牢卡住刀片,一把好的木镰刀就是一个看着十分得劲的工艺品。收割结束,农人们再将刀片卸下来,木

镰挂在窑洞外面干燥的墙壁上,等待又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。大面积的山地,路窄而陡,必须人挑牲口驮。驮架也要在收麦前准备好。驮架有两种,一种是马鞍形。两个横木,四个上端稍稍打弯的竖木。横木两端凿孔,榫卯套装成一体。另一种是四个打弯的长竖木用几个短横木套装。驮架装在木鞍上,必须严丝合缝,才能让几百上千斤的重物运送得稳稳当当。“收黄天”是一套组合拳,收割、运输,还有打碾,一个比一个紧迫。碌碡从采石场运来时,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块圆石头,而是一个长和宽呈一定比例的圆柱体,侧面中间鼓起,减小了受力面积,滚动起来轻便,转向灵活,截面中心掏洞,装上一对碗形的铁窝。将一根二十五公分月牙一样的弯树枝一分为二,中间装上削尖的短木,正对铁窝,两头安装横木,用绳子束紧,碌碡就安装好了,等待麦子摊开,套上驴马骡牛。

接下来,农人们的内心似乎安然了许多,从容不迫地准备开镰了。



强壮的小伙子来完成,他们轮番用铁叉将晒得很干的麦捆挑起来,突然发力,麦捆就会腾空而起,站在垛上的人用镰刀钩住,抓在手里。越是高大的麦垛,撮起来越费劲,风险也越大,可是这样的麦垛能够引来人们的赞叹,更能凸显主人的实力,麦垛的高大代表着收获丰盛,麦垛越大,撮起来越来越劲。

经过压碾的麦子,贮存起来不容易生虫,而且做出的面条筋道,光滑,口感好。

干层,一直撮到中心点上,再把中心填起来。每一层旋转的方向都是相反的,第一层顺时针转,第二层就逆时针转,这样更有利于压茬。防水是撮麦垛的第一要义,这里必须遵守的原则就是由外向里,始终保持一二十度的坡度,雨水就不会沿着麦秆倒灌进去。撮起很大的麦垛,要把麦捆送上垛顶,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,这时候往往还需要一两个身体

二 割麦

儿时,秋收没有机械的参与,麦田又以山地为主,“收黄天”也就只能是体力与手工技术的结合,动作的敏捷与否跟劳动的熟练程度决定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。“收黄天”要讲求效率,农人们称为“龙口夺食”,光用镰刀收割还不算,还必须扎成捆。麦捆的大小与小麦的高矮有关,因为扎捆小麦不用绳索,必须就地取材,先割一小把麦子,分成两半,抓住麦穗顺势一拧,扎捆的绳索就形成

了。通常这个工作要在瞬间完成,有点变戏法的味道,这需要长期的磨炼,扎捆技艺才能达到纯熟的程度。割下来的小麦顺势放在上面捆好,再撮成麦垛。站在塬边向山下望去,塔楼一样的麦垛散布在层层梯田里,那景象颇具诗情画意。

我有时候也在想,古人书写的汉字“束”,是不是就来源于某个丰收的午后,在田间地头傲然挺立的那个麦束呢?

三 麦垛

麦垛有大有小,小的只有一人多高,大的足有三四层楼高。从外形看,麦垛一般分为三种。

第一种是三条腿的小麦垛。收割的时候,麦子没有完全干透,麦秆还带水分,就适合撮那种三条腿的小麦垛。在中央立三四个麦捆,作为轴心,分三面按从下到上三二一的层次将麦捆撮起,在三条腿之间留下较大的空隙,方便阳光和热风的光顾,将水分掠走,麦穗和秸秆就不至于因潮湿而霉变。

第二种是圆塔形麦垛。圆塔形麦垛自下而上一层一层渐渐收拢,最后收束在一起,下大上小,非常稳固,很少坍塌,这种麦垛可大可小,收容的麦捆数量也可多可少,而且防水防潮,适宜较长时间存放,但透气性差,适合撮干透了的麦子,这种麦垛田地里和麦场上都很常见。

第三种是蘑菇形大麦垛。蘑菇形麦垛更具艺术性,最大的有三四层楼那么高,可以打碾十几石麦子,当高度达到两米左右的时候,逐渐将麦捆一层一层向外伸展,形成一个像屋檐一样的垛檐,可容四个人坐在下面避雨玩牌。这样不仅好看,而且能够节省地面空间,加大麦垛的承载量,容纳更多的麦子。垛檐的伸展达到足够长的时候,再一层一层向内收拢,直到封顶,形成中间大两端的宝瓶形状,十分耐看。



这样的大麦垛撮起来技术难度很大,风险也很大,把握不好麦垛就会倒塌。

当然,撮大麦垛不是谁都会干的事情,那是体力、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。会撮那种大麦垛的一般都是村里的能人。他们活得体面而自信,村庄里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。

不管是圆塔形,还是蘑菇形,也不管撮多么巨大的麦垛,都不需要制作图纸,只要看一眼场面上的麦捆,麦垛的大致轮廓就装在了行家的心里。麦捆是构建麦垛的基本元件,每一个麦捆都必须压紧靠实,每一层的麦捆都要大小一样,松紧一致,这是撮麦垛的基本要领。跟盖楼一样,打好根基至关重要,先立几个麦捆,以此为中心一圈一圈旋转,直至足够大为止,然后再一层一层地撮起,人站在中心,外面一层撮好后,在刚好能够压住麦头的地方再撮一层,这样由外向里,层层相压,环环相扣,旋转若

四 扬场



在农活里,扬场也是极具艺术性的技术活,必须借助风力,这在高原地区似乎不是什么问题,只要看见树梢摆动,时机就来了。人必须站在与风向垂直的麦堆旁,用木锨将麦子撒向天空,麦粒要恰好落在麦堆的上风向,麦衣就会随风飘落在麦堆的另一

边,这时候必须有一个用扫帚将撒落下来的草秸和麦衣轻轻地扫到一边。扬场也是个充满智慧的工作,动作的准确到位至关重要。最难把握的是必须用尽可能大的力气将小麦扬得很高,而且在空中撒开,麦衣就会随风而去,而颗粒则会十分“听话”地落到预设的地方,不即不离,不偏不倚,恰到好处。使用扫帚的人必须掌握好轻重度,要把杂物一个不留地扫掉,还要让麦粒留在原地,形成沙丘一样的一道梁。这样的工作就像魔术大师的表演,看着让人心悬,却极具观赏性。

在沟谷地带,大山的遮挡,很难有通畅的自然风力,因此扬场的工作就变得更加艰难。这里的农人们扬场,不是把麦子高高扬起,而是用力撒向前方尽可能远的地方,由于麦粒较重,飞得较远,而麦衣较轻,飘落在脚下,麦粒和麦衣就会自然分离。

五 苦乐

在庄稼行当里,没有轻而易举的活计,所有的劳作都与艰辛相伴,收割、搬运、撮垛、打碾、扬场、晾晒等,每一个环节都得顶着毒花花的日头去干,许多活计都需要透支体力才能完成,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愁眉苦脸,大家都整天乐呵呵地忙碌着,体会着丰收的喜悦。

人们常常说针尖对麦芒,其实全身布满细刺的麦芒更具杀伤力,麦芒细而易断,与人的皮肤是一样的颜色,扎进去很难找见。在这里,手套是基本没有用的,只有经过艰辛劳作的磨砺,手上长出老茧,才能抵挡麦芒的刺伤。

在那个机械还没有参与麦收的年代,收割、搬运、撮麦垛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,打碾往往需要许多人共同参与,即使在包干到户后的若干年,人们还会自觉地团结起来,一家一户地打碾完毕,这不需命令,也不需会议,人们会自然形成一种默契,一家一家相互帮着干。

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的力气,经历那么多的环节完成一个本来可以简化的秋收工作呢?在那个时代,全靠人力,广种薄收,耕种面积很大,收割、打碾持续的时间很长,“收黄天”就是和时间赛跑,暴雨、冰雹时时威胁着眼前的丰收,一连几天甚至十多天的连阴雨,会让已经成熟的麦粒很快生出绿芽,辛苦一年的全部希望就会土崩瓦解。一般情况下,等到麦场上高大的麦垛耸立起来的时候,雨季就会如约而至,天气就不像以前那样晴朗了,时断时续的降雨会一直持续三个多月,这期间,要等待晴好天气才能打碾。所以,利用晴好天气抢抓农时至关重要。

如今,山田变成了丛林,塬面变成了麦田。由于收割机械的参与,大大提高了麦收效率,只需一两天的工夫,就能做到颗粒归仓,可二三十年前的人工麦收记忆却始终萦绕在心头,那一幅幅劳作的画面,充满着无穷的欢乐,日子红红火火,催人奋进。